

洙亦爲人希時宰意。及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尹洙在隨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

尹洙。兄源。字子漸。與洙俱有時名。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名臣傳云。渙即劉滄之兄也。滄嘗訟洙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事。而源乃抹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宗謨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

此，真宰相器也。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訝，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傳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

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朝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避齋閑覽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

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齊賢爲布衣時，僮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羸踈，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

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涑水記聞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夫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正心

揚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
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
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
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
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
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
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
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
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
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
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
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
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
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
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
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
心。學者未到不動處。湏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懼，生則盈，死則汨。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爲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旣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溫公嘉謨集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

此龜山語錄

檢身

滎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
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
工夫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既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
黑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
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
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
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
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

帝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捷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

子子舍屏風。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夫。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元城語錄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

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童蒙訓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謂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王文正公曾嘗語曰。昔揚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僞。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徃徃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

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徃。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

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
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
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
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
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
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
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
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
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
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
告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
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
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
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
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
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
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為之邪

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節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又聞見錄。一日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

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
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
所毀詆云。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
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
何為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
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
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
嘗瀆。史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
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

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不楮者多矣。力行七年而
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
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
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污。如
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
曰。人訐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
去。於是眾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
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
揚子雲君子避難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
信。此而後可。又道護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

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九。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徃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己。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

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殺元城者。百計皆不克。必欲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

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寔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

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

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胡公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上行勿欺也。故不可犯。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

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斬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柰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

未嘗與之言及也。別錄

徐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曾中。天下之事。雖

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
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
之厚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
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
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
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
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
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
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
哭而流涕也。朱光庭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先生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今是邑
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
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徃徃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

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宿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爲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瓘。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會者。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以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洙修經武聖畧。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

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

足加賞。故不果。洙退歸會

上使中人獎諭具道

欲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

具記

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

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

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

富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

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

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

乃馳還都。奏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

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

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待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操守

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齊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齊為記。而官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



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以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孔公道輔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誑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

公果出。

彭公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傳時自効曾文昭公肇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傳獻簡公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劉公器之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子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子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

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學思殿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為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鈞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為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老，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頌曰：「子容，吾鄉里。」

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頌笑而不答。

田公錫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王內翰禹偁。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苟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苟惟終身而行之。

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吏軍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神道碑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墓誌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云。墓誌

唐介為御史。以張堯佐因姪女有寵於仁宗。堯佐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上疏論爭。卒奪宣徽。景靈兩使。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也。介諍愈切。仁宗大怒。貶英州別駕。明日罷彥博。黜吳奎。公怡然南行。絕口

不爲人道。當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羨，登然有立志。後召充言事御史，特遣內侍賫告，勅就賜令乘驛赴朝。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曾公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

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

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

劉公恕道原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王介甫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

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浸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

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矣。十國紀年序。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厲。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緡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

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妾，但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且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曰：果為太保。

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

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

孫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吏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公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公燾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卧家。秦素厚公。命樓炤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它人。某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軫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晏公軫復。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

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楊輩。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方秦丞相檜在位。聲勢赫赫。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而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為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拆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校書郎陳達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

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為名言。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此。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晚節之規。

种放字明逸。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王文正公曰。其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且不敢爭議者。少之。爲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寇準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曰。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官者。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憲公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

退及再登用遂沉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東坡志林

始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歐

陽脩得對上曰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具以朝議為對上曰弼意如何脩曰誠如外議上又問彥博弼果如何脩曰陛下已用彥博等復問其如何臣所未喻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儉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罷之弼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所料南豐雜說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李迪爲王仲宣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略有

間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至台郡守以十日之法遣廂巡起遣。必爲遷一寺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械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訥訥。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械至揚言怖公。次日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械爲此以相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撓。械亦終不能爲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九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及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所。郡將遣其客來勸。